

# 南越解放军解放广治市

一万名南越伪军被打得落花流水 伪军北部防线彻底崩溃

【路透社西贡五月一日电】越共电台今晚说，广治市的防御被攻破了，南越士兵在向南逃跑，丢下了坦克、火炮和车辆。

【合众国际社西贡五月二日电】（记者：希格比）战地消息说，在共军对被包围在省会广治城内及周围的大约一万名最精锐的政府军施加无情的压力下，南越的北部战线今天晚上崩溃了。

记者凯勒曼说，至少有三架美国飞机在救援活动中被击落。

飞行员对凯勒曼说，城内还留下海军陆战队的营、另外两个营在南郊，企图同数千名无组织的政府军打破北越军队的包围。

他们说，北越军队成群的拥到这个省会各处。这是目前攻势中被攻下的第一个重要城市。他们说，沿海的十艘美国海军舰只正在向这个城市进行饱和的轰击。

凯勒曼援引飞行员的话说，另外还在广治附近的政府军“完全溃散了”。他们不再是一支战斗队了”。飞行员说，市内政府军的大炮一些被炸毁了，但是另外一些完整地落入了北越人手中。

【美联社西贡五月一

日电】（记者：乔治·埃斯珀）在四个师的部队发动五天的猛烈进攻后，南越星期一第一次把一个省会丢给北越部队，这使河内取得了共三十三天之久的攻势中的最大胜利，并使它得到了从非军事区向南延伸二十七英里的领土。

由于广治失守，对顺化的威胁更紧迫了。

美国和南越官员们说过，北越攻势的一个目的是夺取广治市和顺化。

不断有消息说，北越人企图霸占最北部的广治省和承天省以此作为一个

宏伟计划的一部分，从而使他们获得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力量。

北越发动攻势的其他目的是击败南越军队，并证明尼克松总统的越南化计划是失败了。

【美联社西贡五月一日电】顺化的高级军事官员说，南越军队今天放弃了最北部的省会广治市，剩下的五千名军队设法尽力逃脱。

在北部的美国高级顾问托马斯·鲍恩准将对记者说，“我们放弃了守卫广治的计划”。

由海军陆战队守卫的

南越军队最北部的防线是在广治以南十三公里、顺化以北三十九公里。这就使非军事区以南四十三公里的南越所有地方完全丢给了共军手中。

【合众国际社西贡五月一日电】（记者：奥库利）共军今天炸毁了海云山口的一号公路上两座桥梁，切断了岷港和顺化之间的唯一公路通道。

【合众国际社西贡四月三十日电】北越的攻势到今天中午已满了一个月，它使得共军控制了三十多个前政府军基地和十二个县城。

## 南越解放军加紧围攻昆嵩市守敌 并在平定省又解放一个县城

【合众国际社西贡五月一日电】（记者：伯特·奥库利）共军部队今天加紧了在越南中部高原的进攻，袭击了保护着省会昆嵩市的仅有的一个炮兵基地。

军方人士说，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已被空运出昆嵩市和波来古市，这突出地表明情况正在恶化。

【美联社昆嵩四月三十日电】美国的大型双旋

翼直升飞机正在进出于昆嵩进行往返运输，把急需的大米运进这个被围困的城市，把难民运出来。

无论是昆嵩南面还是北面的十四号公路都被切断了，唯一能出去的办法是乘飞机。

直升飞机撤退工作中优先照顾军事人员的家属和政府雇员的家属。

【美联社西贡四月三十日电】今天的战地消息

说，南越部队已放弃了他们在中部高原最北部的防线，并且在更东面的中部沿海地区平定省内已放弃了第三个县城。

三关的失陷实际上会使南越人口最多的平定省（拥有一百万人）的整个北部地区处于共军的控制之下。北越人还控制了平定省北部的一号公路，一号公路是连接西贡和沿海地区的。

日报驻莫斯科  
记者文章

## 《美苏共处和援助“北越” ——克里姆林宫进退维谷》

划。

当然，苏联报道机关把对河内、海防地区的轰炸比作沙皇对民众的镇压，命名为“血腥的星期日”而加以谴责，并报道苏联各地的工厂和工作场所大规模地举行对此表示愤怒和抗议的集会的消息。当然，苏联各报都一直在攻击“对于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印度支那若无其事的尼克松给予接待的中国”。

这种表面的姿态只是姿态而已，苏联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让尼克松总统来访，是有原因的。正是因为这样，才有这样一场幕后演出，悄悄地迎来开路人基辛格密使，党的总书

他会谈。

无论如何也要实现尼克松访苏的原因，第一是由于尼克松访问中国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苏联显然是遭受了外交攻势，就是说陷于守势地位，被访华抢了先，无论为了挽回丢失的面子，或者为了夺回对世界政治的领导权，苏联现在都需要尼克松。作为对北越和解放阵线的照顾，基辛格访苏的结果，似乎使美方同意了按照北越的要求，于二十七日恢复巴黎和谈。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也是为了实现宿愿  
欧洲安全设想

第二个原因是苏联兼

众所周知，苏联的本意是想借助于批准德苏条约使对西欧关系稳定下来和通过尼克松访苏进一步改善对美关系这样两点，实现宿愿已久的欧洲安全设想，反过来巩固同中国对抗的态势。如果尼克松访苏推迟或者取消了，那么上述基本计划就被完全打乱，稍有差错，勃列日涅夫政权也就自身难保。

那么为什么继续向北越提供这样大量的军事援助，甚至达到可能破坏尼克松访苏的程度呢？在南越各条战线上有苏联制坦克进攻，象征性地证明了苏联的军事援助。当然苏联要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堡垒”地位出发，为对抗

助也可以说是绝对必要的。

然而同苏联的战略对照起来看，提供军事援助同用这些武器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不一定能说是一回事。关于这一点，就苏联向埃及提供地对空导弹等军事援助的情况来看，也可以说是相同的。就是说，苏联的这种军事援助除拉拢受援国以外，还有另外的目的，就是要借此来牵制这个国家的单方面的军事行动。

据说北方在准备二月底展开这次大攻势的时候，克里姆林宫表示没有兴趣。

到二月，可以认为实际上已决定了大攻势的

科大使武叔同会见了柯西金总理，塔斯社报道说，“双方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消息灵通人士认为，不是用“意见一致”这种说法而是用“坦率地交换了意见”的说法，由此看来关于这次军事攻势计划，事实上，双方之间肯定是“意见对立”的。而且以后在三月，传闻继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之后，中国总理周恩来也曾悄悄地到过河内。这样一来，苏联也不能忽视这个局势了，就派防空总司令巴季茨基等军事首脑到河内，这是苏联第一次对军事攻势开了绿灯。这是此间一致的看法。

但是美苏秘密会谈中谈了些什么，当然不得而知，不过巴黎会谈终于复会，在其背后，苏联同河内首脑有某种接触是肯定无疑的。

## 尼克松在得克萨斯谈越南局势 声称只要越攻势在继续美就要轰炸和炮击越北方

【合众国际社得克萨斯州弗洛雷斯维尔四月三十日电】（记者：诺曼·肯普斯特）尼克松总统今晚说，目前只是用美国的空中和海上力量在制止共产党对南越的接管。他发誓说，只要敌人的攻势在继续，就要轰炸和炮击北越。

尼克松说：“如果北越人继续这场对南越的入侵，北越人将冒一场非常大的风险。我就说到这个地步，让他们自己作出选择吧。”

尼克松是在财政部长康纳利的农场的家里进行非正式野餐以后回答问题时这样说的。

在尼克松讲话以后，参加宴会的大约二百名客人同时站起来，用法国香槟为“总统的勇气”干杯。

康纳利在他的农场的草地宴会上介绍总统时说，他是“我所知道的在智力和体格方面都经过严格训练的人”。康纳利是在尼克松内阁中唯一的民主党人。

邀请的二百名客人大部分都是保守派民主党人，他们曾三次支持康纳利成功地当选得克萨斯州州长，并且是前总统约翰逊的支持者。

这次得克萨斯之行突出表明尼克松想要夺取将在十一月七日决定的这个州的二十六张选举人票。人们还提到康纳利将代替副总统阿格纽，和尼克松一齐列入共和党十一月的总统候选人名单。

尼克松在提到一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一些新闻机构对美国恢复对北越的轰炸提出的批评时表现得很恼怒。

尼克松说：“这些批评的人不但不应当批评英勇的美国人驾驶飞机执行危险的任务，袭击军事目标，而且仅仅袭击军事目标的行动，反而应当批评那些使这场战争继续下去的批评者。”

这些话是尼克松自从在三年前开始执行他的从越南撤军计划以来所发表的鹰派色彩最强的讲话之一。

尼克松还说：

——要说越南战争是引起社会动乱和其他国内问题的原因，那是“毫无意义的”。

——可以预料，同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开始是缓慢的，但是在以后几年将会有所发展。

# 英《泰晤士报》社论《德国人谋求妥协》

认为西德提前举行选举对各党都是冒险行动，要求苏联和东德继续让步为西德各党妥协提供帮助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五月一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德国人谋求妥协》，摘要如下：

西德正在经历自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和宪法危机。引起目前危机的主要不是由于这个制度有什么固有的缺点，而是由于一个依靠联合政府中的不稳定的小伙伴而取得多数的政府正在试图使议会通过对外政策中深刻的和引起争论的变化，而反对党对这种变化的反对也不是很肯定的。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荒谬的情况，像这样重大的决定竟在这样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由民主党中两三个本来是次要人物的动摇的信心和私人的问题。但是在发生了上周的那些震动事件，以及发现无论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没有掌握可靠的多数后，两党现在抱认真的态度谈判解决办法了。他们希望，这样会挽回人们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不致把分歧拿上街头，并且避免那些同东方条约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国际影响。

有一些可能的解决办法，每一个解决办法都有缺点和捉摸不定的地方。在理论上，反对党可以在议会中要求举行建设性的不信任案投票，以再次试图把勃兰特赶下台，但是它这样做以前将会再三考虑。据初步调查，上周的尝试在许多基督教民主联盟选民中间是不受欢迎的。从宪法来说，这是合法的，但是从政治上来说，人们认为这次尝试是在没有征求选民的意见、并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政府已经丧失人民或者它自己的党的信任的情况下想要接管政府。德国选民仍然把秩序和稳定放在他们要实现的项目中的优先地位，连那些打算投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票的人可能也宁愿让这个问题在一次有条不紊的选举中来决定。

另一个可能摆脱这个僵局的办法是举行大选，这个大选本来是要到明年秋天才举行的。这个办法也有缺点，正如勃兰特指出的，根据宪法，政府没有得到反对党的同意是几乎不可能安排一次提前举行

的选举的。现在举行选举对各党都将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如果在东方条约问题上进行竞选的话，这样就会煽起左翼和右翼极端分子的情绪，而且可能引起严重混乱。基督教民主党无论如何对选举并没有真正的准备，它将不得不在反对条约方面表现出比他们内心真正感到的更大的信心。据民意测验看，它这样将在以后感到为难，而在现在将不得人心。显然，对每个人都最合适的解决办法是取得一项使东方条约可以在举行新的选举以前能够通过妥协办法。基督教民主联盟这样可以集中力量于国内问题，他们可以宣称，他们促进了条约而不是破坏条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宁愿立即举行选举。

取得妥协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基督教民主党人对条约有三点主要反对意见。第一点是，条约没有明确申明德国朝一日应通过其人民的自由投票实现重新统一的原则；第二点是，条约应包含改善德国两部分之间人的关系的更有力的保证；第三点意见（这也是右翼更强烈

坚持的意见）是，正式承认欧洲的现状的整个主张是充满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危险的，并且可能会破坏西欧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统一，以及为共产党施加压力打开方便之门。

这些反对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涉及对这些条约的理解，而不是涉及条约的实质内容。苏联在满足这些反对意见的要求方面已走了一段路程，它正式注意到了西德外交部长的信件，这封信件说条约并不破坏德国统一的最原则。勃列日涅夫先生也在承认共同市场方面点头表示赞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先生对调整东西德之间关系的可能性发表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讲话。但是基督教社会联盟希望在莫斯科和波恩批准这些条约时将特别强调自决的原则。他们还担心东德在旅行方面的让步在这些条约一旦得到批准就会立即停止。因此，要在波恩取得妥协，看来仍然要靠莫斯科和东柏林提供某种程度的进一步帮助。考虑到所有的西德政党目前是那样急于摆脱这场困境，莫斯科最好帮助——如果它能够的话——搭一座桥，使基督教民主党人能够体面地后退。但是即使这样，波恩的危机也不会就此结束。没有人能够估计，即使在批准这些条约后，勃兰特先生是否会有足够可靠的多数确保他的第一个任期能顺顺当当地结束。

## 勃兰特表示将同反对党谋求解决危机的办法

巴泽尔表示希望同勃兰特政府拟订一项共同的对外政策声明

【德新社波恩四月三十日电】西德总理勃兰特今天在他的社会民主党在埃森举行的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上重申，他准备同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一起，共同谋求解决目前政局的办法。

同时，看来，政府的动摇的多数派今天由于自由民主党议员格哈特·金鲍姆发表的一项声明而多少加强了一些。金鲍姆是反对莫斯科和华沙条约的。他宣布，他将在二日放弃他在下院的席位。那时这个席位将归自由民主党继任人吕多夫·奥皮茨所有，据了解，奥皮茨支持这些条约，并将根据这样的态度投票。

在政府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内，另外一个动摇者和反对条约的议员是自由民主党人屈尔曼·施图姆，看来他今天对条约批准问题也在重新考虑。

【法新社波恩四月三十日电】勃兰特总理今晚说，他的政府和反对党将继续寻找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来解决西德议会的困境。

这位总理间接地回答了反对党领袖巴泽尔表达的愿望，巴泽尔表示希望同政府一起拟订一项关于外交政策的共同声明。

今天各报大事渲染各大党领导人在上周联邦议院紧张的投票场面之后发表的和解性的讲话，并且推测成立民族联合政府——另一个由各主要政治力量组成的“大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法新社不伦瑞克四月二十九日电】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巴泽尔今天在这里说，他的党希望同勃兰特总理的政府拟订一项共同的

对外政策，目的是要恢复这个国家的稳定局面。巴泽尔又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人应该表现出善意和保持冷静的头脑。他说：“根据整个局势来考虑责任的时候已经到来”。

## 格韦茨曼评美同意恢复巴黎会谈

《就秘密会谈进行的交易导致新的和谈，据说俄国起了作用》

【本刊讯】《纽约时报》四月二十九日刊载该报特派记者格韦茨曼的一篇报道，标题是《就秘密会谈进行的交易导致新的和谈，据说俄国起了作用》，摘要如下：

一位地位很高的政府人士今天说，在美国决定回到越南问题和平会议桌上以前，也已经同河内和莫斯科作出了恢复私下和谈的秘密安排。

根据所报道的这种安排，美国代表团昨天结束了它对巴黎的正式和平会议进行的长达一个月的抵制，而在河内方面，负责秘密谈判的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已启程取道北京和莫斯科前往巴黎同美国官员们举行会谈。

据华盛顿人士说，自从北越人开始在南越发动攻势以来，北越和美国在过去一个月内已交换了一系列信件。

据报道，为恢复会谈作出安排的行动是在美国两周前轰炸河内、海防地区以后开始的。据说最后的细节是在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上周末在莫斯科同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举行四会谈时商定的。

尼克松恢复同北越人的会谈，他说同黎德寿的秘密会谈可能取得成果。基辛格将是再次同黎德寿举行会谈的人，自从一九六九年以来，他已经私下同黎德寿及其他北越外交官员举行过十几次会谈。

尼克松星期一在听取了基辛格的报告之后就采取了行动，从而导致在星期二晚间宣布美国将重新参加星期四举行的定期巴黎会议。昨天会议的特点是彼此进行争论，指责对

方不守信用和发动侵略。但是在河内，北越通讯社宣布，“在美国同意恢复”巴黎会谈的“全体会议之后”，黎德寿“于同一天离开河内前往巴黎”——这是向美国人打招呼，表明北越是在履行根据恢复秘密会谈的安排它应尽一分责任。

然而，据说政府官员没有获得任何证据表明这次会谈——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一定会比以前各轮会谈富有成果。

政府（特别是基辛格）似乎认为，北越当前的攻势是敌人进行认真的讨价还价的前奏。

政府官员们指出，作为北越人发动的大规模攻势的一部分，他们在公开的讲话中同样强调了在军事上、政治上和外交上取胜的必要性。官员们说，这说明为什么即使其国家的一部分正在受到美国军用飞机的轰炸，河内也愿意恢复会谈。

但是，政府由于知道北越人和俄国人对轰炸河内和海防很敏感，因而在四月十五日 and 十六日发动的初次袭击之后不再对这些城市进行袭击了。

## 共同社驻莫斯科记者评论

### 《苏联同北越紧密协商，对河内的影响有限》

【共同社东京四月三十日电】题：苏联同北越紧密协商，对河内的影响有限。

特派记者川本莫斯科二十九日电：再过三个多星期就将举行美苏首脑会谈，而就在这个时候，苏联开始同北越紧密协商。苏联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今后将要提出什么方针，是众所瞩目的。

在莫斯科的某西方人士推测说：“基辛格助理已经警告苏联说，如果北越在苏联的帮助下，今后

仍继续展开攻势，美苏首脑会谈也就不一定举行得成。

“于是，苏联派代表团去河内，试图说服北越缓和态度。”

但是另外的人士指出，苏联虽然本来当然预料到美国会起来反击，却还对河内提供展开攻势所用的武器。他说：“苏联为了在美苏会谈以前暂时缓和形势，似乎已经插手巴黎会谈的恢复。而它并不特别希望越南问题迅速得到解决，而越南等国的

的要求而减少对河内的武器援助。”

总之，苏联对河内的影响是有限的，苏联不处于可以把违反河内意图的解决办法强加给河内的地位，在这一点上，西方人士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对越南问题的解决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归根到底是河内的态度。从这个意义来说，准备出席巴黎会谈的北越特别顾问黎德寿是否带着会成为谈判进展的转机的新方案，这些

美文报章

《看来勃兰特在条约问题上将取得进展》

的辩论推迟几天举行，按理辩论应当于星期三在联邦议会举行。预料要采取的另一个步骤是，根据分裂的德国的前途通过一项有关条约含意的决议。然后把这项决议提交给苏联政府，要它承认这是波恩对一九七〇年莫斯科条约的解释。

这些人士之一说，“那样一来，我们将暂时有一个真正的各政党都参加的政府。”

# 外电继续评论苏联埃及联合公报

合众社说苏联同意埃及有权使用“其他方法”解放被占领土，是在尼克松访苏前对美施加压力和企图平息埃及国内的批评

【合众国际社贝鲁特四月三十日电】阿拉伯外交观察家今天说，尽管俄国同意开罗有权使用“其他方法”，而不是通过政治解决来收复它的土地，但是俄国没有向埃及开放同以色列再进行一场战争的绿灯。

他们认为，苏联的说法是在尼克松于下月访问莫斯科前对美国施加的一种压力，是企图帮助萨达特总统平息他的国内的批评者。

这些观察家说，俄国完全知道，“其他方法”，其中包括军事解决是萨达特无法采取的，因

为苏联人仍然不愿意向埃及提供足够的进攻性武器来发动另一场战争。

他们说，萨达特在最近这次访问中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武器。

他们说，苏联人也答应了萨达特提出的在公报中用词要更加好斗的要求以帮助他平息他的批评者，同时不向他提供实现他的威胁所需要的武器。这些批评者越来越直率地对萨达特发表的他不久将打仗的说法以及他们所认为的俄国不愿全力支持阿拉伯人一事提出问题。

【德新社开罗四月三十日电】一项苏埃公报第

一次提到了可能使用“其他”而不是政治方法来解放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但是，政治观察家们指出，在开罗发表的公报只提到“各种”方法，而塔斯社报道的公报讲的是“其他”方法。

从看来似非而是地提到“其他方法”、宣布要研究进一步加强埃及军事潜力以及再次强调通过执行联合国决议来实现政治解决中，政治观察家们断定，在有关开罗要求采取比以前更加强硬的可供选择的立场的问题上苏联领导人作出了让步，但是他们反对埃及要采取的措施没有承担义务，也没有放弃政治解决的要求。

开罗的政界人士预料，苏美最高级会谈可能导致重新恢复四大国中东会谈。

【中东社开罗四月三十日电】（代迈贾利发）政治观察家和消息非常灵通的人士都相信，萨达特莫斯科之行的全部军事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向美国—以色列施加压力，特别是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马上就要访问克里姆林宫。

在最近的将来，看来受到埃及人的不耐烦的压力的苏联人将提高中东危机在美苏最高级会议日程上的地位。据有资格人士说，萨达特总统和苏联领导人都同意恢复四大国会谈，作为一种可能的渠道，通过它可以制定出执行联合国关于在这个地区的解决办法的决议的办法。由于英国和法国都已介入这场角逐，因此在埃及人看来，这意味着有了一个防止两个超级大国把一项解决办法强加给这个地区的方便的保证。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四月三十日刊登了该报国际新闻记者罗伯特·凯泽四月二十九日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莫斯科关于中东问题的论调变得强硬》，摘要如下：

苏联和埃及今晚发表了一项措词强烈的公报，公报说，阿拉伯国家“有充分理由”在进行政治谈判的同时采取“其他的手段来收复被夺去的阿拉伯土地”。

公报表明苏联愿意在言词上给埃及总统强大的支持，但是这一文件没有表示苏联将向埃及提供任何新的重大的经济或军事的援助。

公报作为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的序曲的一部分，可能比作为中东局势中的一个因素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公报的强硬的语言可能是为了表明苏联在最高级会议前夕在中东问题上所采取的强硬立场，而实际上并没有使苏联人承担任何提供新的援助采取新的行动的义务。

这一声明的强硬的措词表明萨达特取得了进展。萨达特上次于二月在这里进行的访问结束时发表了一项措词温和的公报，公报强调要求在中东谋求和平解决——虽然萨达特那时在埃及谈到需要采取军事行动。

今天晚上发表的这一项公报没有象二月发表的文件那样要求在谋求政治解决方面取得进展。

在此间许多外交官看来，这位埃及总统定期到这里来朝圣——在六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已进行了三次——表明关系中有纠葛。但是，表面上似乎一切都是愉快而融洽的。

## 法新社注意苏修党报未登萨达特访苏照片

【法新社莫斯科四月三十日电】苏联共产党报纸《真理报》三十日不加评论地报道了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的访问和联合公报。

它没有刊登萨达特抵达或离开照片。另一方面，它刊登了苏联驻巴格达使馆经济参赞的一篇谈话，强调苏伊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三月九日签署友好条约后发展这种合作的前景。

◇ ◇

霍姆讨论订购武器问题。埃及人同英国做武器买卖，可能是作为从俄国那里获得更多的进攻性武器的一种手段。

白厅已经证实，英国近几个月一直向埃及提供数目不详的防御性军事装备。英国新的海军装备将运往开罗，也可能接受轻型武器定货，这种可能性现在很大。

英《星期日电讯报》报道

## 《埃及人将设法在英国获得武器》

【本刊讯】英《星期日电讯报》四月三十日刊登一则报道，题为《埃及人将设法在英国获得武器》，摘要如下：

埃及十分希望从英国购买潜水艇、声纳、探知装置。在这之前阿拉伯对英

国决定向以色列提供三艘潜艇表示抗议。

英国在同以色列谈判这笔交易时表示愿意对向埃及出售潜艇一事予以有利的考虑。埃及外长加利卜将在两周内访问伦敦，预料他将同英国外交大臣

## 侯赛因叫嚷要阿拉伯人重新考虑他的计划

约旦正策划召开“巴勒斯坦人民代表大会”

【美联社安曼四月二十九日电】约旦国王侯赛因今天呼吁阿拉伯人重新考虑是否拒绝他提出的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自治的巴勒斯坦国的计划。安曼电台广播了国王在和高级军事助手以及军官们举行的九小时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

这位国王说，这个计划和他早些时候许诺的巴勒斯坦人自决是不矛盾的，相反这是确认他们的权利的一步。

【路透社安曼四月二十九日电】约旦国王侯赛因今天说，在当前的局势面前感到为难的是阿拉伯人。他是在从美国回来后第一次发表政治性讲话时说这番话的。

最高一级作出了重要的决议，但是我们在各方面都遭到了压力，存在着威胁我们存在的危险。”侯赛因国王说，他提出的成立联邦王国的计划是同各地所有有关的人协商的结果。

他还说，“现在的问题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我们避开了旨在最终要取消这个问题的各种威胁和阴谋，我们希望反应将会更加积极。”

【法新社安曼四月二十九日电】约旦的周刊《安曼晚报》今天报道说，巴勒斯坦人民代表大会将于五月十五日在安曼开会。

员会在这里开了一个星期的会。

【美联社安曼四月二十九日电】在约旦的有影响的巴勒斯坦人今天决定于五月十五日在安曼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对付阿拉伯各国对侯赛因国王的建立一个和约旦连接起来的巴勒斯坦国的建议作出的敌对反应。

约旦议会议员、组织这次代表大会的十人委员会的负责人乌雷卡特说，已经向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黎巴嫩、阿拉伯湾国家和在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主要的巴勒斯坦人士发出了邀请。

乌雷卡特说，这次代表大会将讨论如何反击阿拉伯各国对侯赛因计划提

文章报  
《莫斯科关于中东问题论调变得强硬》  
说实际上苏没有承担提供新「援助」和采取新行动的义务

## 阿隆去美国活动

说他将在同美会谈中对苏埃公报作出估价

【合众国际社特拉维夫四月三十日电】副总理阿隆今天在动身去美国时在机场上对记者说，在萨达特访问莫斯科后，埃及大概将从苏联人那里获得更多的现代化军事武器。

阿隆说，“在过去几个月中，苏联企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温和的超级大国，但是它在昨天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实际上帮助了埃及社会的极端分子集团。”“当萨达特不得不决定现在是使用军事方法的时候，那么在昨天的公报发表后，他将比较容易这样做。”

【路透社特拉维夫四月三十日电】以色列副总理阿隆今天说，他对于苏联—埃及联合公报表示遗憾。

他说，他在华盛顿会谈时将有机会对这个公报作出估价。

预料阿隆还要和罗杰斯讨论在这里被称为“阿隆计划”的解决中东问题的蓝图。

【法新社特拉维夫四月三十日电】以色列副总理兼教育部长阿隆今天离开这里前往美国进行十天访问并就中东最新事态发展举行会谈。

## 以色列报纸评萨达特苏联之行

说苏拒绝向埃及提供地对地导弹

【法新社特拉维夫四月三十日电】《新消息报》今天写道，苏联已同意向埃及提供新式军事装备，但是要尽力防止萨达特“进行一次可能使中东问题复杂化的新的军事冒险。”

这家报纸引用耶路撒冷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苏联会向埃及提供米格23战斗轰炸机和图波列夫轰炸机，用以“回敬”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鬼怪式飞机，但是苏联已拒绝提供地对地导弹。

《晚报》认为萨达特的莫斯科之行是萨达特的一次彻底失败。

这家报纸引用西方人士的话说，引起分歧的主要之点是侯赛因计划，最近签订的苏联—伊拉克协议和对待尼克松的莫斯科之行的共同政策。

## 恩克鲁玛的遗体运到科纳克里

杜尔提出把恩克鲁玛遗体运回加纳的四个条件

【合众国际社象牙海岸阿比让四月三十日电】这里听到的科纳克里电台广播说，前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遗体今天已从布加勒斯特运到几内亚的科纳克里。

【法新社达喀尔四月三十日电】几内亚总统杜尔今天提出了把加纳的第一任总统恩克鲁玛的遗体运回加纳的四个条件。

恩克鲁玛的遗体自从布加勒斯特运回后今天在科纳克里受公众瞻仰。

这里收听到的杜尔总统在科纳克里革命之声电台宣布的这些条件是：一、阿克拉政府应该宣布恩克鲁玛是加纳的合法总统，同时恢复他“为解放

二、释放仍然关在加纳的所有“进行战斗的伙伴”。三、取消不准目前在流亡中的他以前的所有支持者返回加纳的禁令。四、他的遗体应该享受一个国家元首所应享受的全部荣誉。

【法新社达喀尔四月三十日电】几内亚总统杜尔今天宣布恩克鲁玛的正式葬礼将于五月十三日——十四日在科纳克里举行。

这里收听到科纳克里电台的广播说，已开始守灵活动，几内亚党政领导人、外交使团成员以及几一佛独立党成员都参加了守灵。

杜尔今天在电台说，欢迎所有友好国家政府、政党、工会和人民团体参加五月十三日——十四日

## 加纳公共关系部长说

加纳政府将给恩克鲁玛举行适当的葬礼

【美联社阿克拉四月三十日电】加纳公共关系部长塞洛米少校今天证实，前总统恩克鲁玛将埋葬于恩克鲁富尔。

他又说，政府将保证为领导加纳取得独立的恩

◇



# 《泰晤士报》驻苏记者谈苏阶级关系状况的文章 《……但是有人还是比别人来得平等》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四月二十一日刊登戴维·博纳维亚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为《……但是有人还是比别人来得平等》，全文如下：

苏联今年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据说，半个世纪的主要成就之一是这个国家的阶级结构的改变。据官方数字，现在只有两个阶级：工人（占百分之五十五）和机关工作人员（占百分之二十五）；以及集体农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占百分之二十）。

显然，这种分类不说明苏联社会的多样化和复杂性。这些数字的完整表明，没有什么人真正相信这种分类或者关心这种分类。尽管那样，俄国还是有阶级的，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一些情况，除非用阶级竞争和冲突来解释，是解释不了的。广泛地说来，这是一个由官僚、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三个阶级的社会。（机械化和集体化使有可能把农民看成是不享受特权的工人，而不看成生来就是一个政治阶级。）

官僚是统治阶级。不应当把它同整个共产党等同起来。在最高级，这两者是一回事。但是在下面，一个低级官员可能比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党员更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要表达官僚的数目是困难的。据最宽的估计，真正的决策人全国只有几千人（党的高级官员，或党的干部）。但是他们通过一台非常庞大的行政机器进行统治，这台行政机器包括几类警察、全联盟一级的数十个部和国家委员会、共和国机构、工会、地方党委，新闻和宣传工作者。整个官僚阶层数以百万计。

使得官僚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与其说是它的规模，不如说是它的占压倒优势的共同利益：维护它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尽管它的成员常常不是最有资格来掌权的。官僚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特点是它行政效率不高。这不是一个偶或有的现象，但却是它形成的方式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支配它同其他阶级的政治关系的一个因素。

官僚阶层吸收新成员，主要依据的是他们谨慎、顺从和从潜在的意义上是忠于邀请他们加入的那个阶级的利益的。据认为，这种忠诚优先于其他一切考虑：正直、家庭、信仰、种族。正是靠着这一类相互义务，官僚才得以排除向它本身提出任何挑战的可能性，才得以作为统治阶级存在下去。

对外政策是一个例子。有一种错误的概念认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俄国安全方面的需要的反映。事实上，官僚以外的俄国人很少有人真的认为，同美国进行核对抗或者在象玻利维亚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搞代价昂贵的颠覆活动，是最有助于他们的安全和利益的。苏联的官僚需要同西方对抗的政策，因为它证明要求国内保持团结和纪律是有道理的，它并且充当一个借口，防止居民中的其余的人在这里和别处实行的治理制度之间进行客观的比较。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其说是国家安全的工具，不如说是官僚阶级利益的延伸。

官僚作为一个阶级继续统治着工人和知识分子，多半是因为它懂得如何分化他们：它通过工资等级、任职、许可旅行等等，必要时还通过保安警察来控制知识分子。苏联大多数知识分子为警察方法的威胁所吓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中有许许多多人是为接二连三的警察恐怖浪潮所消灭的那些人——既有资产阶级，又有革命家——的孩子和孙子。

（上接第一版）  
可以说，苏联也不认为只靠军事力量就能够解决越南问题，它一方面加强对北越的武器援助，另一方面，不妨说当然也想借此抓住转到政治解决的机会。正在这个时候恰巧同基辛格助理进行了秘密会谈，可能美方提出了恢复巴黎会谈，于是苏联便“顺水推舟”表示同意；同时可能也对河内进行了工作。此间的西方人士多数都有这样的看法。

## 在艰苦地走钢丝

美国的战况是，尽管有美国空军的猛烈轰炸，但南方仍然不能摆脱困境。尼克松总统曾采取强硬态度，说“在军事压力

知识分子被允许享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和享受一定的物质特权，作为交换，他们得委身于官僚，向构成第三阶级的工人灌输思想和实行控制。

例如，苏联“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主要政治作用是写小说、画画和写剧本，这些作品将帮助使工人们相信，他们是苏联社会的真正的主人翁和真正有功劳的人。真正有天赋的人觉得难于宣传这一思想，这就有助于说明俄国当今大多数官方文学和绘画的那种沉闷气息。

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其他艺术和学术界的生活。有天赋的电影制片人得把他们的天才用来把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描写得十分动人，但是大多数体力劳动者如果得到一半机会的话，大多乐意成为电影制片人。历史学家得篡改历史，以表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

知识分子早就习惯于照官僚的命令办事。但是有些独立不羁的人时时提醒别的一些人，知识分子的活动是一种更高级的职业。官僚把工人当作对付这样的人的最后的政治制裁手段。当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对文学评论家或者经济学家提出警告时，前者提醒后者，他们对工人阶级以及对苏联文化的无产阶级理想所负有的“责任”。一种说法是：“你们这些人得到了工人们并不享有的某些特权。如果我们说，你们背叛了他们，你们敢冒使他们愤怒的风险吗？”

知识界事实上得到充分的物质特权，使工人们感到疑心和愤懑，知识界也准备支持官僚，如果任何知识分子背离路线的话。

但是，物质特权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位苏联学者或者科学家在他发迹的早期阶段所挣的钱大概少于一个同年龄的有相当能力的工人所挣的钱。他得

## ——庆祝联盟五十周年的苏联——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动向——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十二日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木村十一日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庆祝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的苏联——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动向》，全文如下：

现在，苏联正在庆祝联盟成立五十周年。新闻每天都在展开这样一种运动，即：赞扬建立在“平等”与“同权”基础上的由十五个民族共和国的统一和团结。但是，正如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六日竟然不得不谴责格鲁吉亚共和国第比利斯市党委员会的“民族主义的抵抗”一样，苏联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是根深蒂固的。对此，苏联当局的控制今年以来似乎更严了。

在十二月三十日联盟成立纪念日到来之前，由于反对看来调子肯定会越来越高的说“漂亮话”的宣传运动，苏联各地主张民族自主性，尤其是主张尊重与维护民族文化的动向，很可能变得激烈起来。

据通过苏联的地下报纸等传到西方的消息说，去年，在乌克兰以及亚美尼亚、塔吉克、立陶宛和摩尔达维亚各共和国大规模逮捕了“民族主义者”，并判了刑。与此同时，据说犹太人向以色列迁移运动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返乡运动受到了严格限制。现在，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继俄罗斯共和国

之后，就是拥有四千万人口的乌克兰共和国。综合公开发表的和西方情报来看，今年年初以来，在乌克兰的基辅、利沃夫以及其他一些城市，有文艺评论家和诗人、哲学家、学生等共计十一名知识分子以“倾向民族主义”的理由被逮捕。

乌克兰具有比俄罗斯还古老的历史和文化，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有雄厚的民族主义感情很强烈。据说，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合并到苏联的西乌克兰，要求脱离苏联的势力很强大。

战后的抵抗，由于斯大林严厉武力镇压和采取向中亚和远东强制迁移的政策而消失了。后来，在六十年代，出现了合法地维护乌克兰民族权利的运动。这就是以在苏联宪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一百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宗教、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少数民族权利的教导为武器，要求“文化自治”，或者，根据各民族共和国有从联盟“脱离的自由”的规定（宪法第十七条），企图设法从苏联分离出去。

针对这种运动，苏联秘密警察在六五年、六六年中逮捕了约一百名知识分子，其中二十人受到六个月至六年强制劳动的惩罚。当时抵抗运动的成

到一套独家独户的住房或者在一家专门的综合医院得到高质量医疗的机会要少些。

这个知识分子，只要他一直是十分服从而能得到官僚的青睐，或者十分有天才，致使变得不可缺少，不论是否顺从，他最终将成功。作为一个科学院院士，他的生活水平可能接近于政治领导人的生活水平。作为一个艺术家协会的会员，他每天晚上都可以在他的俱乐部美餐一顿。他将发现，他买一辆汽车比较容易办到。如果他病了，他将有可能去找专门的大夫看病，这些大夫大概要比工厂诊疗所里的大夫要强。

这种容易变动的物质上的差异显然为阶级对抗提供了基础，这种对抗反映于数不清的个人的态度和举动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于当代的文学中。但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实际冲突主要——不是直接地——反映在他们同官僚的关系上。

例如，官僚可以解释说，解雇一个过分独立思考的编辑是工人们所要求采取的一个行动。事实上，工人们只是接受并支持官僚在这样的情况下向他们传达的任何看法。

知识分子又被用来防止工人对他们的生活水平提出异议，而生活水平对于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准备证明，苏联的工人，譬如比西德的工人生活得好，有哪一个苏联工人能够同他争辩呢？

这种相互监督的制度的弱点是，知识界至少对于现在要求他们做的事情是否有道理是半信半疑的。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俄国看来不再象过去那样是令人信服的理由了。诸如麦德维杰夫兄弟和萨哈罗夫博士这样一些人的行动表明，甚至在“为现制度服务的”知识分子中也有强大的力量，对于他们的阶级在苏联社会中所处的低下的地位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了。

俄国要出现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那种工人和知识分子反对官僚的联盟，要走一段漫长的路。这使得许多人觉得，苏联社会中无政治可言，因为俄国人“不同于”其他欧洲人。表明相反情况的证明是，官僚竟然认为有必要保持这样的精心考虑的和麻烦的监督方法，以防正常的政治进程自行形成。

——◇——

进“俄罗斯化”，他们对此感到很紧张。西方人士认为，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沃斯克在《真理报》上写了警惕民族主义倾向的文章，爱沙尼亚共产党就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教育召开了特别中央委员会全会，这表明形势微妙。

另一方面，据说，犹太人迁往以色列，现在正处在一个转机。这是因为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埋怨，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技术人员和学者也很多）向以色列大批迁移，将会加强以色列的战力。也可以说，苏联当局理解阿拉伯国家的苦楚，已严格地控制发给迁移许可证。

西方专家现在特别注意的是，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倾向”和俄罗斯人知识阶层的“人权运动”正在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反体制运动。据说，俄罗斯的地下报纸最近两年来，对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表示更多的关心与同情。而且，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抵抗运动也受到犹太人以顽强的斗争取得的向以色列迁移运动的成果所鼓励。

去年十一月，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在乌克兰的意识形态活动家会议上，曾强烈地攻击“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犹太民族统一主义者的非神圣同盟的动向”，这件事和苏联的报纸彻底地攻击民族主义和犹太民族统一主义的结合也是引人注目的。

苏联成立五十周年，似乎也成了民族的“平等”和“同权”的应有状态受到考验的机会。

去年一月，以“反苏活动”为理由逮捕的维切斯拉夫·切尔诺维尔在狱中写信强调说，“在多民族的国家里所有的民族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主义这是不能想象的……”。

另外，据说，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反对“俄罗斯化”是很突出的。在上月下旬，立陶宛的天主教徒一万七千人，竟然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发出公开信，对否定“信教自由”提出抗议，指出在立陶宛，天主教徒的子弟在学校里受到违背良心的无神论教育，不批准修理教会的建筑物等。

西方人士指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虽然文化水平很高，但人口很少，人口增长率也很低，由于俄罗斯人流入，逐渐地推

# 《泰晤士报》驻苏记者谈苏阶级关系状况的文章 《……但是有人还是比别人来得平等》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四月二十一日刊登戴维·博纳维亚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为《……但是有人还是比别人来得平等》，全文如下：

苏联今年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据说，半个世纪的主要成就之一是这个国家的阶级结构的改变。据官方数字，现在只有两个阶级：工人（占百分之五十五）和机关工作人员（占百分之二十五）；以及集体农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占百分之二十）。

显然，这种分类不说明苏联社会的多样化和复杂性。这些数字的完整表明，没有什么人真正相信这种分类或者关心这种分类。尽管那样，俄国还是有阶级的，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一些情况，除非用阶级竞争和冲突来解释，是解释不了的。广泛地说来，这是一个由官僚、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三个阶级的社会。（机械化和集体化使有可能把农民看成是不享受特权的工人，而不看成生来就是一个政治阶级。）

官僚是统治阶级。不应当把它同整个共产党等同起来。在最高级，这两者是一回事。但是在下面，一个低级官员可能比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党员更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要表达官僚的数目是困难的。据最宽的估计，真正的决策人全国只有几千人（党的高级官员，或党的干部）。但是他们通过一台非常庞大的行政机器进行统治，这台行政机器包括几类警察、全联盟一级的数十个部和国家委员会、共和国机构、工会、地方党委，新闻和宣传工作者。整个官僚阶层数以百万计。

使得官僚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与其说是它的规模，不如说是它的占压倒优势的共同利益：维护它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尽管它的成员常常不是最有资格来掌权的。官僚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特点是它行政效率不高。这不是一个偶或有的现象，但却是它形成的方式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支配它同其他阶级的政治关系的一个因素。

官僚阶层吸收新成员，主要依据的是他们谨慎、顺从和从潜在的意义上是忠于邀请他们加入的那个阶级的利益的。据认为，这种忠诚优先于其他一切考虑：正直、家庭、信仰、种族。正是靠着这一类相互义务，官僚才得以排除向它本身提出任何挑战的可能性，才得以作为统治阶级存在下去。

对外政策是一个例子。有一种错误的概念认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俄国安全方面的需要的反映。事实上，官僚以外的俄国人很少有人真的认为，同美国进行核对抗或者在象玻利维亚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搞代价昂贵的颠覆活动，是最有助于他们的安全和利益的。苏联的官僚需要同西方对抗的政策，因为它证明要求国内保持团结和纪律是有道理的，它并且充当一个借口，防止居民中的其余的人在这里和别处实行的治理制度之间进行客观的比较。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其说是国家安全的工具，不如说是官僚阶级利益的延伸。

官僚作为一个阶级继续统治着工人和知识分子，多半是因为它懂得如何分化他们：它通过工资等级、任职、许可旅行等等，必要时还通过保安警察来控制知识分子。苏联大多数知识分子为警察方法的威胁所吓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中有许许多多人是为接二连三的警察恐怖浪潮所消灭的那些人——既有资产阶级，又有革命家——的孩子和孙子。

（上接第一版）  
可以说，苏联也不认为只靠军事力量就能够解决越南问题，它一方面加强对北越的武器援助，另一方面，不妨说当然也想借此抓住转到政治解决的机会。正在这个时候恰巧同基辛格助理进行了秘密会谈，可能美方提出了恢复巴黎会谈，于是苏联便“顺水推舟”表示同意；同时可能也对河内进行了工作。此间的西方人士多数都有这样的看法。

## 在艰苦地走钢丝

美国的战况是，尽管有美国空军的猛烈轰炸，但南方仍然不能摆脱困境。尼克松总统曾采取强硬态度，说“在军事压力

知识分子被允许享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和享受一定的物质特权，作为交换，他们得委身于官僚，向构成第三阶级的工人灌输思想和实行控制。

例如，苏联“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主要政治作用是写小说、画画和写剧本，这些作品将帮助使工人们相信，他们是苏联社会的真正的主人翁和真正有功劳的人。真正有天赋的人觉得难于宣传这一思想，这就有助于说明俄国当今大多数官方文学和绘画的那种沉闷气息。

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其他艺术和学术界的生活。有天赋的电影制片人得把他们的天才用来把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描写得十分动人，但是大多数体力劳动者如果得到一半机会的话，大多乐意成为电影制片人。历史学家得篡改历史，以表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

知识分子早就习惯于照官僚的命令办事。但是有些独立不羁的人时时提醒别的一些人，知识分子的活动是一种更高级的职业。官僚把工人当作对付这样的人的最后的政治制裁手段。当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对文学评论家或者经济学家提出警告时，前者提醒后者，他们对工人阶级以及对苏联文化的无产阶级理想所负有的“责任”。一种说法是：“你们这些人得到了工人们并不享有的某些特权。如果我们说，你们背叛了他们，你们敢冒使他们愤怒的风险吗？”

知识界事实上得到充分的物质特权，使工人们感到疑心和愤懑，知识界也准备支持官僚，如果任何知识分子背离路线的话。

但是，物质特权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位苏联学者或者科学家在他发迹的早期阶段所挣的钱大概少于一个同年龄的有相当能力的工人所挣的钱。他得

## 《庆祝联盟五十周年的苏联——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动向》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十二日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木村十一日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庆祝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的苏联——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动向》，全文如下：

现在，苏联正在庆祝联盟成立五十周年。新闻每天都在展开这样一种运动，即：赞扬建立在“平等”与“同权”基础上的由十五个民族共和国的统一和团结。但是，正如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六日竟然不得不谴责格鲁吉亚共和国第比利斯市党委员会的“民族主义的抵抗”一样，苏联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是根深蒂固的。对此，苏联当局的控制今年以来似乎更严了。

在十二月三十日联盟成立纪念日到来之前，由于反对看来调子肯定会越来越高的说“漂亮话”的宣传运动，苏联各地主张民族自主性，尤其是主张尊重与维护民族文化的动向，很可能变得激烈起来。

据通过苏联的地下报纸等传到西方的消息说，去年，在乌克兰以及亚美尼亚、塔吉克、立陶宛和摩尔达维亚各共和国大规模逮捕了“民族主义者”，并判了刑。与此同时，据说犹太人向以色列迁移运动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返乡运动受到了严格限制。现在，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继俄罗斯共和国

之后，就是拥有四千万人口的乌克兰共和国。综合公开发表的和西方情报来看，今年年初以来，在乌克兰的基辅、利沃夫以及其他一些城市，有文艺评论家和诗人、哲学家、学生等共计十一名知识分子以“倾向民族主义”的理由被逮捕。

乌克兰具有比俄罗斯还古老的历史和文化，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有雄厚的民族主义感情很强烈。据说，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合并到苏联的西乌克兰，要求脱离苏联的势力很强大。

战后的抵抗，由于斯大林严厉武力镇压和采取向中亚和远东强制迁移的政策而消失了。后来，在六十年代，出现了合法地维护乌克兰民族权利的运动。这就是以在苏联宪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一百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宗教、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少数民族权利的教导为武器，要求“文化自治”，或者，根据各民族共和国有从联盟“脱离的自由”的规定（宪法第十七条），企图设法从苏联分离出去。

针对这种运动，苏联秘密警察在六五年、六六年中逮捕了约一百名知识分子，其中二十人受到六个月至六年强制劳动的惩罚。当时抵抗运动的成

到一套独家独户的住房或者在一家专门的综合医院得到高质量医疗的机会要少些。

这个知识分子，只要他一直是十分服从而能得到官僚的青睐，或者十分有天才，致使变得不可缺少，不论是否顺从，他最终将成功。作为一个科学院院士，他的生活水平可能接近于政治领导人的生活水平。作为一个艺术家协会的会员，他每天晚上都可以在他的俱乐部美餐一顿。他将发现，他买一辆汽车比较容易办到。如果他病了，他将有可能去找专门的大夫看病，这些大夫大概要比工厂诊疗所里的大夫要强。

这种容易变动的物质上的差异显然为阶级对抗提供了基础，这种对抗反映于数不清的个人的态度和举动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于当代的文学中。但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实际冲突主要——不是直接地——反映在他们同官僚的关系上。

例如，官僚可以解释说，解雇一个过分独立思考的编辑是工人们所要求采取的一个行动。事实上，工人们只是接受并支持官僚在这样的情况下向他们传达的任何看法。

知识分子又被用来防止工人对他们的生活水平提出异议，而生活水平对于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准备证明，苏联的工人，譬如比西德的工人生活得好，有哪一个苏联工人能够同他争辩呢？

这种相互监督的制度的弱点是，知识界至少对于现在要求他们做的事情是否有道理是半信半疑的。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俄国看来不再象过去那样是令人信服的理由了。诸如麦德维杰夫兄弟和萨哈罗夫博士这样一些人的行动表明，甚至在“为现制度服务的”知识分子中也有强大的力量，对于他们的阶级在苏联社会中所处的低下的地位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了。

俄国要出现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那种工人和知识分子反对官僚的联盟，要走一段漫长的路。这使得许多人觉得，苏联社会中无政治可言，因为俄国人“不同于”其他欧洲人。表明相反情况的证明是，官僚竟然认为有必要保持这样的精心考虑的和麻烦的监督方法，以防正常的政治进程自行形成。

——◇——

进“俄罗斯化”，他们对此感到很紧张。西方人士认为，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沃斯克在《真理报》上写了警惕民族主义倾向的文章，爱沙尼亚共产党就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教育召开了特别中央委员会全会，这表明形势微妙。

另一方面，据说，犹太人迁往以色列，现在正处在一个转机。这是因为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埋怨，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技术人员和学者也很多）向以色列大批迁移，将会加强以色列的战力。也可以说，苏联当局理解阿拉伯国家的苦楚，已严格地控制发给迁移许可证。

西方专家现在特别注意的是，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倾向”和俄罗斯人知识阶层的“人权运动”正在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反体制运动。据说，俄罗斯的地下报纸最近两年来，对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表示更多的关心与同情。而且，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抵抗运动也受到犹太人以顽强的斗争取得的向以色列迁移运动的成果所鼓励。

去年一月，以“反苏活动”为理由逮捕的维切斯拉夫·切尔诺维尔在狱中写信强调说，“在多民族的国家里所有的民族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主义这是不能想象的……”。

另外，据说，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反对“俄罗斯化”是很突出的。在上月下旬，立陶宛的天主教徒一万七千人，竟然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发出公开信，对否定“信教自由”提出抗议，指出在立陶宛，天主教徒的子弟在学校里受到违背良心的无神论教育，不批准修理教堂的建筑物等。

西方人士指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虽然文化水平很高，但人口很少，人口增长率也很低，由于俄罗斯人流入，逐渐地推

似乎也成了民族的“平等”和“同权”的应有状态受到考验的机会。